

倪振良



成才方法纪实

CHENGCAI FANGFA JISHI

河北人民出版社

成才方法纪实

倪振良

成才方法纪实

倪振良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3.5印张 2插页 70,000字 印数：1—18,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86·881 定价：0.34元



人才学研究者王通讯近影



● 著名舞蹈家赵青



中年教授章培恒在寓所



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近影



地震研究者吕大炯



美学家施昌东第二次癌手术后

序

敢 峰

我和倪振良同志相识，快十年了。他从复旦大学毕业，调来北京工作，就和我在一起编刊物，从此朝夕相处，直到1982年我离开《人民教育》。倪振良同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是一个勤于耕耘者，除了工作、学习就是埋头写作，不肯轻易浪费一点时间。后来我们搞人才学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积极分子，是一个热心的支持者。他虽然没有参加多少人才学的研究活动，没有从学术理论上专门探讨人才问题，但是，他对我国当前涌现出来的各种人才却十分注意，遇有机会就深入进行采访，研究他们是怎样成才和怎样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围绕成才这个中心，他写了不少的通讯和报告文学。能否说这些通讯和报告文学是文苑中的一株新枝呢？我看是可以的，尽管它还稚嫩，毕竟开始绽出花蕾了。能否说这些文章是人才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表述形式呢？我看也是可以的，尽管它还不很系统，毕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其外，人才学的研究其中，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就是这批文章的特色。至少应当说，是一种有益的和可喜的尝试吧。

倪振良同志的这本报告文学集子——《成才方法纪实》，收集的就是这类文章。翻开这本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

条条成才之路，是一批有志者在成才之路上留下的一行行开拓前进的足迹。时代对人才的召唤，历史长河中弄潮的涛声，在生命的琴弦上奏出的奋斗之歌，……组成了一支人才进行曲，在我们脑际回响着。对于立志成才的青年朋友们来说，它是助你成才的向导。对于人才学研究者来说，它是诱人探宝的矿井。我愿把这本书推荐给立志成才的青年朋友，推荐给从事人才学研究的同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我相信，大家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是会各有所获的。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关于人才的价值看法。人才的价值在于贡献。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则人才的价值就越高。以贡献论人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怎样才能使自己对社会、对人民作出较大的贡献呢？这就是成才方法问题，是成才方法中最本质的东西。在为社会作贡献中，在为人民服务中，在立志改革、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进行的搏斗中，开辟出成才之路，归根结蒂就是当前有志有识的中华儿女的人生之路。存在主义对人生的看法，是西方畸形社会的产物。我们在谈到成才问题和研究人才学的时候，我们的青年朋友在寻觅成才之路的时候，切不可卷入到这种思潮的漩涡中去。误入迷途，却自以为找到了鲜花，那是十分可悲的啊！

要成才，就要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天”，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地”，就是人民群众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象空中的浮云那样，空虚

无聊，随风飘荡，任意打发时光，那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希图为一己的私利成才，让个人主义、妒嫉、患得患失象蜘蛛网一样封闭自己的头脑，这种人生是渺小的，其行必定不远。成才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好人生观问题的基础上，讲成才的战略和方法，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

序，是一本书的开头。我写了上面的一番话作为开场白，主要是想说：成才之路是围绕着人生目的这个中心开拓前进的。至于在成才之路上各种披荆斩棘的战斗，那就请同志们阅读这本书的正文吧。

1983年3月

目 录

序.....	敢 峰 (1-3)
轻舟撑出柳荫来	
——人才学研究者王通讯独辟蹊径.....	(1)
在瑰丽的舞台上	
——著名舞蹈家赵青匠心独运.....	(15)
钻天杨的性格	
——速算新星史丰收纵向成才.....	(36)
长河弄潮	
——中年教授章培恒治学治教有方.....	(48)
一弦掀起千重浪	
——青年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扬长成才.....	(62)
不速之客	
——地震预报专家吕大炯横向成才.....	(75)
从死神手里夺来的桂冠	
——美学家施昌东绝境成才.....	(91)

轻舟撑出柳荫来

——人才学研究者王通讯独辟蹊径

“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领域里一门崭新的学科——人才学，在我国大地破土而出。

在人才学论坛上，一个原不为人熟知的名字，日益引人注目。他那一篇篇思想敏锐，史料翔实，文字隽永的论文与著述，一次又一次在社会上、在青年中，引起了反响。

“——王通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能写得出如此博学的文章？”

“大概是个教授吧？”

“从文章所反映的知识面看，肯定是个老将。”

人们猜测着，臆想着。

错了！他既非教授，也非老将。他一九四五年出生，一九六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一个刊物的总编室副主任，仅此而已。那末，他是如何研究起人才学的呢？

从“成才学”到“人才学”

七十年代末，党领导下的思想解放的激流冲破重重樊

篱，向着荒芜的禁区和无人涉足的空白地带纵横驰骋。

在茫茫学海中泛舟了二十多个年头的王通讯，也在寻索新的进击目标。他意识到选准目标至关重要：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准、越高，他的才能就发挥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那自己该选择什么目标才好呢？著名科学家N·维纳等人指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被人忽视的无人区。”而他已隐隐发现了一个无人区。

王通讯大学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被调到国家机关，从事教育方面的宣传工作。多年来，涉足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诸学科，碰到不少这些学科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学校里一直是学业上的尖子，可是踏上社会以后并无甚作为；有的在校时并不太显眼，到了社会上却大有作为。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常见。达尔文在校时有个外号叫“瓦斯”，是个很叫老师头痛、讨厌的学生，结果呢，正是他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在学校时被老师判作智力中等，认为将来不为其父母丢脸就不错了，但是，后来的发展出人预料，他创立了“相对论”；爱迪生在学校里是个淘气包，没有读几个月书，就被撵出了校门，可是后来他却成了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这些事例该如何解释呢？王通讯认为，每一个有所作为的人，都有继承时期，继承前人所创造的知识。如何继承得快，继承得好，这是教育学注重研究的，可是，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创造期，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精神或物质财富，为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以往心理学、社会学等都从不同角

度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很不系统，很不完整。这说明，在这些学科之间还有一个无人区，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系统研究人成其才与人尽其才的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十年动乱禁锢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窒息了多少瑰丽的思想火花！有多少有识之士，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有多少学有所长者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有多少奋发有为的青年，壮志难酬！历史对中华民族一代英才委屈必将以人才崛起来报偿！

在这百废俱兴，万象更新的历史时期，祖国对人才的需求如饥若渴，应该建立相应的学科来适应这种时代的需要。研究这门新学科，王通讯已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他接触了许多历史人物，探求过一些人物得失成败的缘由，并搜集了不少古人对人才研究的史料。在近十年的教育战线的工作中，他又较多地研究了教育学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接触了人才在继承时期的不少问题。近年在撰写《科学家成功的奥妙》（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一书过程中，阅读了几十种名家传记，涉猎了科学史、科学研究艺术、创造心理学等书籍，又着重探讨了中外十位著名科学家的成功之路，对科学家的创造时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深深感到，有必要建立一门“成才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人才的成长与成功。

当王通讯开始拟订自己的研究计划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四化建设需要人才，可还有许多人才被压抑着、浪费着，种种世俗偏见和社会弊端阻碍着人才的发展。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也是研究人才问题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成才学”注重的是内在因素的研究，显然不能囊括全部人才问题。

正在这时，他收到了贵州情报所两位同志的来信，并附有两篇油印稿件。王通讯与他们素昧平生，但读到其中题为《现代科学孕育着一门新的学科——人才学》时，他的明眸闪亮了：这是来自边远地区的信息呵，可见人才学代表着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她正躁动于祖国母亲之腹，即将应运而生了！王通讯愿做其虔诚的助产士。

第二天一上班，王通讯就去找当时人民教育杂志社的领导同志商量，要将贵州的这位同志借来，请他修改文章，并与他商讨如何开展人才学的研究。领导同志欣然同意，并指出：“人才问题，古今中外都有过研究，但都是散见的，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应该建立一门人才学，以促使祖国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博采群尖，积学储宝

王通讯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人才学的研究了。短短几个月内，王通讯就与贵州那位同志合作撰写了《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试论人才的知识结构》、《试论人才成功的时间运筹》等人才学论文，这些文章很快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强烈共鸣，博得社会的关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一文，作了批示，将它推荐给广大青年读者。中国青年报在刊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

中写道：“……这篇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它不是信手拈来的一鳞半爪的感想，它是建立在对实际调查，向书本调查的基础上的。看来，不论研究什么问题，不注意向社会调查，不熟读若干本古今中外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科学的书籍是不会提出真正有见地的意见的。”全国各种报刊纷纷转载，读者来信象雪片似的飞来，“建立一门人才学”成了时代的呼声。

提出建立一门学科是重要的，然而，如何建立这门学科却是更重要的。王通讯清醒地认识到：几篇文章不能代表一个学科，人才学的研究刚刚开始。研究者倘若才迈开第一步就沾沾自喜，陶醉于赞誉声中，以至忘乎所以，那么“人才学”有可能窒息在襁褓之中。“只有蠢人才贪图虚荣”，王通讯牢记着这句格言，开始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人才学”是门多边缘科学，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学、科学史、管理学，还有遗传学、优生学、脑科学及马列主义哲学等等，需要对这些学科有个全面的了解，然后才能进行综合思考，升华出人才学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项多么庞大、繁重的研究工程啊！“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然而，这众多的学科，这浩如烟海的书籍，该从哪儿读起？

如果盲目地、泛泛地去苦读，恐怕一辈子也读不完，即使读了不少，也是浅尝辄止、胸无适主。王通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在所该阅读的书本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向深处的东西。他要研究人才学，就在各有关学科中选读与人才学有关的东西。如心理学内容十

分广泛，其中创造心理学与人才学关系最大，他就集中读创造心理学。他托人在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一本《创造心理学》，此书对研究人才学颇有参考价值，但书店里却没有，他就自费将这二十几万字的书全部复印下来，仔细研读。

每一个学科，都有各种学派、学说，其中都有涉及人才方面的内容。将许多学科中有关人才的内容汇集起来，还需要进行筛选，“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王通讯不在具有二、三流水平的书上打消耗战，而注意博采群尖。“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只有在各类书籍中选择具有第一流水平的书来精读，才能提高效能。研究人才学，要读治学与科研方法论方面的书籍。打开图书馆的书目卡片柜，这方面的书比比皆是，读哪本好呢？王通讯反复进行比较，最后只选了一本新近翻译出版的《科学研究的艺术》。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他从科学研究的实践与思维技巧方面综合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文质兼美。他便如饥似渴地精读起来。

读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站在书本上读，一种是埋在书页里读，前者是高屋建瓴、抓住重点，掌握其精髓；后者是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王通讯能有效地运用第一种方法。《居里夫人传》洋洋三十多万字，王通讯用一两个晚上就把它全部浏览完了。他抓住其中两个情节，就把全书描写的居里夫人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拎起来了。一个情节是，居里夫人自喻春蚕：一年春天，居里夫人的女儿养了一些蚕，病

中的居里夫人有暇视察蚕儿如何吃桑叶，又怎样吐丝、结茧。她看了好久、好久：春蚕求于人的只几片绿叶，而贡献给人的却是精美纤亮的丝；它们极细心极忍耐地朝着一个目标——结茧的方向努力，一直到吐完自己的最后一根丝。看啊，看啊，居里夫人感动极了，恍惚觉得自己也化作了一只春蚕。后来，她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她研究镭，“正如蚕不得不作茧。”看到这段情节，王通讯马上联想到全书描写居里夫人在发现镭的过程中细心、耐心和崇高事业心的许多生动事例，于是，他以居里夫人自喻春蚕的线索，就把这位科学家的宝贵品格与精神风貌掌握了。另一个情节是居里要作“飞旋的陀螺”。他说：“当我象嗡嗡作响的陀螺一样高速旋转时，就自然排除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这段话形象地记录了居里马不停蹄，不顾疲劳，连续奋战，使每个日子都飞旋起来的科研生涯。王通讯就又抓住了“陀螺”这个情节。后来，王通讯从这两点生发开去，写了《科学家与春蚕》和《飞旋的陀螺》两篇杂文，写得精炼深沉，耐人寻味。发表后，前一篇被收进了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教材《中学语文自学之友》。

这样读书，就把书读活了、读通了。王通讯说，读书先是由薄到厚，即先是一页页、一章章读，到读完厚厚的一大本；然后再由厚到薄，也就是要消化、总结、概括。精髓总是不多的。梁启超的一个先辈曾经说：“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浮起来了。”书在王通讯面前，字句似乎真的凸了起来，王通讯便提纲挈领地抓住其精髓。

王通讯泛舟书海，善于采珠捞贝，积学储宝。他衣袋里常常揣着一个本子，无论是精读“群尖”，还是浏览报刊，都

随时在本子上记下些什么。即使有时没带本子，也要随便找张纸片，摘录下需要的资料；有时在废报刊上发现了有用的东西，就立即把它剪辑下来。

通讯是个有心人，他要把这些资料融会贯通，为己所用。陶宗仪积叶成书的故事给了他有益的启示。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一位乡村教师，家境贫寒。他趁教学之暇，亲身耕耘，小憩的时候，每每把自己的治学心得和诗作、见闻写到伸手捡到的几片树叶上，然后把它们放进一口瓮里，满了，就埋在树下。十年过去了，装满树叶的瓮有了十个。一天，他让学生们把这些瓮都挖出来，将叶子上的文字加以抄录整理，终于写成一部书，书名叫《南村辍耕录》，共三十卷，现在还能在图书馆里看到这部书。

在大学读书时，王通讯就开始用卡片记资料，他没有钱买卡片，就用纸片代替卡片。靠这些卡片资料，他和另一位同志合作，编选了《科学家名言》一书，在书中的序言里他写道：“每当漫步书林，总爱采撷几片绿叶；有缘浅涉学海，常要剪取一朵浪花。日复一日，竟有厚厚的一叠。”

其实，岂止是厚厚的一叠！十几年来，他积累的卡片资料已有一堆堆、一排排。他把它们按内容分类，分别装在纸夹子里。随意取出一些卡片来，便可看到，这些卡片有的是白纸裁的，有的是各色纸片；有的是一段剪报，居多的是笔记本纸。他平时随身带的小本子，现在都拆开变成了卡片。作卡片主要是为了搞研究。积学有外储和内储两种手段。内储靠大脑记忆，但内容多了不可能都记住，为了减轻大脑负担，还得借助外储，做卡片的目的在于此。近年来，为建